

李广田散文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李广田 著

李岫 编

第二集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李广田散文

(二)

李 岫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广田散文

(二)

李 岫 编

钟晶晶 责任编辑

李 萌 封面设计

张智勇 版式设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8 印张 354 (千) 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精装 1000 册)

ISBN 7-5043-2424-8/I·282

定价: 13.20 元 (平) 17.50 元 (精)

(京)新登字 09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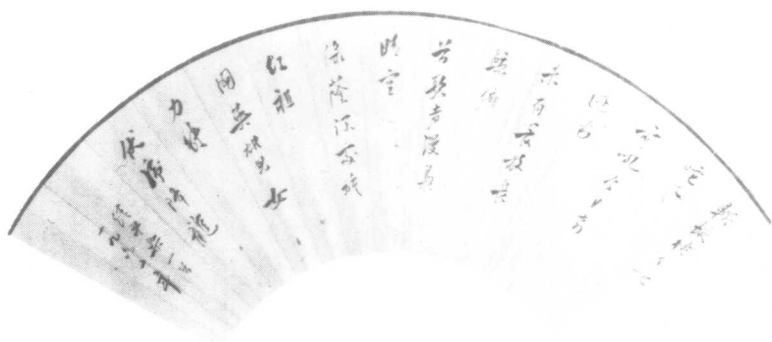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编委会名单

白岚玲 卢济恩 乔继堂 宋连昌
张明高 张品兴 严家炎 沈楚瑾
林 非 钟晶晶 高 骏 梁 衡
谢大光

(按姓氏笔划为序)

常务编委 张品兴



录夫人王兰馨所填词《清平乐》（1962年）



李广田与夫人王兰馨（1935年）



李广田于昆明（1953年）

目 录

卷六 回声·日边随笔

回声····· (3)	活的语言····· (82)
序····· (3)	回声 (一)····· (101)
礼物····· (7)	回声 (二)····· (107)
两种念头····· (13)	回声 (三)····· (110)
悔····· (17)	日边随笔····· (114)
空壳····· (23)	序····· (114)
到橘子林去····· (26)	他说：这是我的·· (117)
根····· (34)	说吃····· (120)
一个画家····· (38)	一粒砂····· (124)
“少年果戈理”····· (45)	手的用处····· (127)
力量····· (73)	绳的用处····· (130)
民族的颌首····· (78)	建筑····· (133)
新人的站起····· (80)	分担····· (136)
	这种虫····· (139)
	小小的悲剧····· (141)

日边随笔（一）……（148） 不是为了纪念……（237）

日边随笔（二）……（153） 介绍中华小学

日边随笔（三）……（156） ——一个有理想有办法

有成绩的小学校……（241）

卷七 集外散文

鲁迅和闻一多……（251）

最完整的人格

狗的一生……（163） ——哀念朱自清先生

黎明的悲剧……（175） ……………（255）

雪浪……（180） 朱自清先生……（268）

乞丐……（182） 朱自清先生的

喜鹊……（185） 道路……（275）

星和女人……（196） 不服老……（285）

花潮……（203） 同龄人……（290）

山色……（208） 或人日记抄……（294）

卷八 自己的事情

卷九 文学杂谈

狱前

——入狱周年记，并

呈现给新的友人……（215）

自己的事情……（225）

《缪弘遗诗》序……（232）

悼青年音乐家

黄洪先生……（235）

谈文艺创造……（301）

谈文艺欣赏……（306）

谈文艺批评……（311）

论文学教育

——温柔敦厚与

爱憎分明……（315）

写作常谈……（325）

人的改造与文艺方向	谈写诗…………… (409)
——给抗战期间留在	略论诗歌的道路…………… (414)
沦陷区的朋友们 …… (330)	一种剧…………… (417)
文学运动与文学	滇谣小记…………… (426)
创作…………… (338)	传说拾零…………… (434)
谈幼稚…………… (347)	谈民舞…………… (441)
论身边琐事与	人民自己的文学…………… (443)
血雨腥风…………… (351)	人民文学和世界
论无事可写…………… (354)	文学…………… (448)
我们的态度…………… (359)	作家与作品…………… (455)
与文艺青年谈文艺工作	人格与风格…………… (463)
——答守常 …… (362)	鲁迅的杂文…………… (468)
谈散文 (一) …… (365)	鲁迅的思想和创作
谈散文 (二) …… (368)	(在清华鲁迅晚会上的
新诗与旧诗…………… (372)	演讲) …… (472)
树的比喻	医学与文学
——给青年诗人的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
一封信 …… (381)	日在北京大学医学院
论新诗的内容和	的演讲) …… (484)
形式…………… (386)	文学与科学…………… (493)
关于小说…………… (397)	多接受多思想多讨论
论诗短简 (一) …… (401)	多行动…………… (501)
论诗短简 (二)	我们的任务…………… (504)
(谈诗歌朗诵) …… (407)	论文艺刊物…………… (506)

创作是怎么回事… (508)	文学的基本特质…… (522)
思想与创作的关系… (515)	文学的价值…………… (558)

卷六

回声·日边随笔

○回声○

序

把这些文章编辑起来，给一个名字叫做“回声”。编辑完了，我安静下来，我在谛听：有没有声音？有，不过那声音仿佛是远远的。

若论文章，我实在一点也不觉得喜欢，尤其是当我把这册小集子编成的时候。小小的辛苦自然是有的，而收成也当然是有的，然而我的收成大概只是一点儿稗子，而且，明明是稗子也还得收，贫乏的人家大都如此。

因此我又想起了上一季，那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季，我不但收了稗子还收了一次黑穗，是些发霉的穗子。我为什么在一片麦海中专拣那些发霉的穗子呢？是为了叫别人去收那些又肥又大的金粒子吗？也许是，可是我不知道。

若说现在是歉收的年头，那可就完全错了，我想起了那个从希特勒的掌握中逃到美国去的德国作家的一段话：

“我们都为这个千载难逢的争取自由的最后决战而尽力，我们都是世界上极少发生的最大社会变动之一的目击者，而我们作家最先有将我们这时代所遭遇的事事物物提供见证的责任。我们仅须将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经验忠实地道出，恐怕已经比一部虚构的小说成就得更多了。

“现在没有天才能够虚构任何事物超过目前所发生的戏剧般的事变；最好的诗人也得再做学生和仆役，去伏在我们全体的最伟大的教师——历史前面。”

我以为这些话说得都很好。这正是一些可以鼓舞人的话，我自信是很喜欢这些话的。但是我自己在这时代的面前怎样呢，我可没有象他所说的这样做，我做不到。

时代诚然是伟大，然而人可依然是渺小，而且更显得渺小了，虽然也曾经说过大话，但那是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时候说的，此刻自然不能再说了。那么，向往之心呢，那是人人都有的，应有的，假如连这一点也没有，那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也更做得不象样。我愿意趁机会勉励自己，鞭策自己，我知道，向别人供诉常是一种自责的表示，虽然是一种并不高明的。

说什么呢？没有什么可说的。小人物总忘不掉自己，仿佛一切也都为了自己。譬如收在这里的这些文章，认真说起来，要它们干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自己？为了纪念自己那些生活？认为那些生活值得纪念的，也许还只是我自己。

自抗战开始，至一九三八年终，这一年有半的时间，我几乎都花在跑路上，而和我共同跑路的就是一大帮孩子，我眼看着这些孩子们受苦，也眼看着这些孩子成长，我在这些孩子身上看见了将来的希望。这一年半内我一篇文章也没有写，我们只是大家共同过着一种新鲜的生活，我没有感到过要写什么。到一九三九年初，我们到大后方安定下了，我才开始写了《力量》那篇短文，我简直连笔都不会用了，我心里有许多话，可是我说不明白，我就象一个口吃的人在同人家打架，那自然是不行的，也无怪乎有朋友说：“‘力量’吗，可是又没有力量！”也罢，我还是把它们保留下来了，因为那多少还有些意义，对于我，我想。后来安定下来自然是领导着那些孩子们读书，读什么呢？读新的，于是就有《活的语言》那么一点意外的收获，这，我在那篇文章的附记里已经说过。我们当时实在生活得很好，我们真是天天生活在一片光明里，有欢笑，有生长，有美丽的远景在我们面前。但阴天也会来的，眼泪也会来的，有的是自然分散了，有的是被迫分散了，于是有《回声》那类的文字被留下来。这一类东西我当时写了很多，但留下来的却只是这一点点。我并未预先想到要把这些东西印在书上报上，所以当时写了寄了也就算了，不过，有时认为必须先想想，先打打草稿，再写出来能妥当的，便在自己日记里先写下一些，但有时也发懒。虽然认为不可草草将事的也依然胡乱写下去，现在翻翻旧日记，认为可以选出来的也只有这么三篇，这实在没有什么可读，不过总是一段可纪念的生活罢了，就看到这四篇，便想起很多，

我便想起有多少青年相当于多少“力量”，现在都分散到各处去了，而且大多数都跑到极偏远的地方去了。后来我到了叙永，在这里我忙于职业的工作，未曾写什么，我只是记日记，但也未能贯彻始终，而这些日记却对我有了用处，我到昆明之后，就根据日记写了几篇小东西，也就是这集子里的前七篇，所以这里也还保留了一些日记所特有的意味。从这些东西，就知道我有一些变化，自然，生活变了，一切也就变了，而且，我还常想，昆明这地方的景物与天气太好了，在某些方面也就不好了。此外，抗战以前，我写了不少日记，我还在计划着——但是还以不说为妙，计划什么呢？小来小去，没有多大意思。倘若能计划一个大的就好了，不过都还是等将来做好再说吧。

我所爱的总不是我所有的，这真是无可如何。就再以声音来说吧，我爱很多声音，如风声水声，雷雨声，我都爱，可是我自己都没有。我住在泰山的时候，也常喜欢一个人跑到山涧或峭壁下去长啸一声，那也不是为了听自己的声音，而是要听那峭壁深涧发出来的回声，小时候跑到人家深巷中去大声一叫，听到了那深巷回声而自喜，更自喜于闹了一次小调皮，现在，我仿佛又在调皮一下，或者我又回到深山中，耳朵里响着的不是我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远远的，我很喜欢。

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昆明玉龙堆

礼 物

现在是夜间，昭和小岫都已睡了。我虽然也有点儿睡意，却还不肯就睡，因为我还要补做一些工作。白天应当做的事情没有做完，便愿意晚上补做一点儿，不然，仿佛睡也睡不安适。说是忙，其实忙了些什么呢？不过总是自己逼着自己罢了。那么就开始工作吧，然而奇怪，在暗淡的油灯光下，面对着翻开来的书本，自己却又有点茫然的感觉。白天，有种种声音在周围喧闹着，喧闹得太厉害了，有时候自己就迷失在这喧闹中；而夜间，夜间又太寂静了，人又容易迷失在这寂静中。听，仿佛要在这静中听出一点动来，听出一点声音来。声音是有的，那就是梦中人的呼吸声，这声音是很细微的，然而又仿佛是很宏大的，这声音本来就在我的旁边，然而又仿佛是很远很远的，象水声，象潮水退了，留给我一片沙滩，这一片沙滩是非常广漠的，叫我不知道要向哪一个方向走去。这时候，自己是管不住自己的思想的，那么就一任自己的思想去想吧：小时候睡在祖母的身边，半夜里醒来听到一种极其沉重而又敏速的声音，仿佛有一个极大的东西在